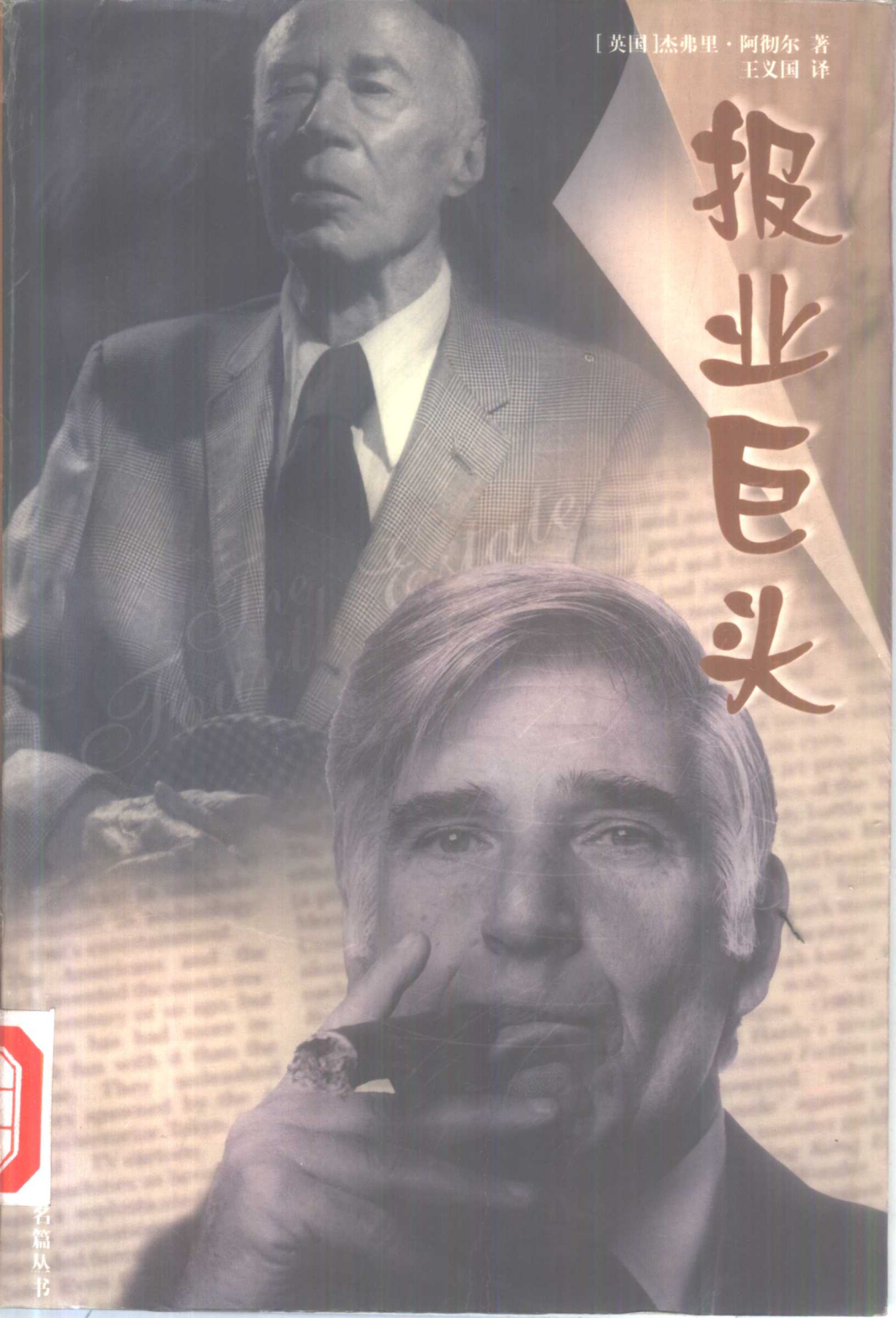


[英国]杰弗里·阿彻尔 著
王义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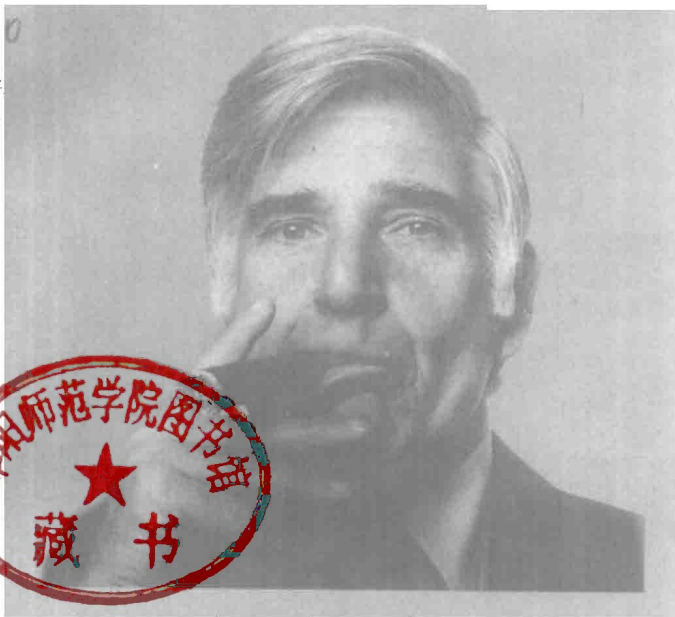
报业巨头



名篇丛书

I 561.45

A 030



报业巨头

THE FOURTH ESTATE

【英国】杰弗里·阿彻尔 著 王义国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业巨头 / (英) 阿彻尔 (Archer, J.) 著; 王义国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4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Fourth Estate
ISBN 7-80657-058-6

I. 报… II. ①阿…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884 号

Copyright © 1996 by Jeffrey Arch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7-41号

书 名	报业巨头
作 者	[英国]杰弗里·阿彻尔
译 者	王义国
责任编辑	周 健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浦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485 千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58-6/I·053
定 价	26.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历史的画卷,社会的缩影

王义国

《报业巨头》(原名《第四等级》)是英国当今最为走红的小说家杰弗里·阿彻尔 1996 年的新作。阿彻尔生于 1940 年,作为小说家当仍属盛年。他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就读于牛津大学时即是位明星运动员,后踏上仕途,平步青云,曾入选下院议员,任保守党副主席。下野后,他弃政从文,又一鸣惊人,笔墨生涯同样有声有色。生花妙笔加上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的作品独树一帜,别具魅力。结果,英国少了一位政客,多了一位作家,而且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令人感叹。1992 年女王诞辰日,他受封为爵位不能世袭的终身贵族,这也是对他成就的承认。

《报业巨头》一经问世,即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报业巨子——他们当中谁将获胜”。顾名思义,小说的主人公是报人。而原书名“第四等级”,则典出英国辉格党政论家埃德蒙·伯克的一句话,说的是新闻界即为第四等级。1789 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召开了“三级会议”,由贵族、僧侣和平民构成。也可以认为这是在权力分配上的“三权分立”。法国大革命结束几年以后,伯克把新闻界称做第四等级,认为其力量比下院还要强大。今天,媒体早已被公认为无冕之王,而伯克早在两百年前即将其称为第四等级,目光之犀利,令人叹服。

书名出得别开生面,小说写得也别具匠心。全书每一章的题目均为某报某年某月某日的大字标题。既为小说,题目必有虚构,

与一般的小说的章回题目并无什么不同,点明了该章的内容,只不过以报纸大标题的形式出现而已。但有些题目,我们则完全可以认为就是报纸当时的大标题。如,1986年3月,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本书第33章的题目即为“《纽约时报》1986年10月11日,星球大战”。11年前,星球大战一提出,即如地震爆发一般,各国纷纷做出反应。这本小说以章回题目中的报纸大标题的方式对轰动一时的星球大战做了历史的记载,弥足珍贵。

这后一类题目,更着重于小说情节产生的世界性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从时间跨度上看,以1923年7月6日《泰晤士报》为起点,以1991年11月6日《纽约明星报》为终点,前后绵延近70年,在这漫长的70年当中,现当代史上的热点问题有不少均通过报纸大标题的形式给介绍了出来。择其要者,有1929年华尔街证券市场崩溃而引发经济危机,1936年德国重新武装西欧的莱茵兰地区,1940年11月匈牙利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公约,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1945年2月苏、美、英三强领袖参加的雅尔塔会议,1946年纽伦堡对德国战犯的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柏林分为英、美、法、苏4个占领区,1951年丘吉尔再次当选首相,1957年悉尼歌剧院的设计,1961年4月加加林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载人航天飞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取而代之,1964年工党领袖威尔逊任英国首相,1966年决定于1975年开始修建连接英国与欧洲的英吉利海峡隧道,1967年6月中东六日战争,1987年撒切尔夫人第三次出任首相,1991年2月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爆炸,1991年王储查尔斯与王妃黛安娜感情破裂,等等。而在小说行文当中,所涉及到的事件、人物、趣闻轶事,则为数更多。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读之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当今世界信息爆炸,人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了解一切。但有些知识,每个人却都应该熟知,起码也应该略知一二,那就是历史,

尤其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今天的现当代史。然而,现代人似乎又太容易遗忘,而不少年轻人则可能是未曾予闻,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而读此书,在看小说的同时,读者或可对历史温故知新,或可弥补历史知识上的阙漏,这对读者来说,实为一举两得,而对作者而言,又实在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写法。

这部小说写的是报业两巨头之间的竞争,行文中天衣无缝地糅进了西方——主要是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德国——的报业发展史和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第6章就提到了英国著名报人斯科特(Charles Prestwich Scott, 1846—1932)的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书中所提到的报纸,达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不少是历史悠久、具有全球影响的报纸。可以说,若想对西方报业的历史和现状有个大致的了解,读这本小说也就足够,这决非夸张。

史地不分家。从地域上讲,这本书涵盖了几大洲若干个国家的众多的地方,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主人公一起去世界各地旅行,饱览历史名胜,体悟风土人情,也就因而增长了地理知识,尤其是人文地理知识。无缘出国的读者,读完这本书,所获得的印象恐怕比那些浮光掠影的观光客还要深刻。

当然,这本书中所提供的知识,最多的还是现代生活的知识。本书写的是报业,而从根本上讲,经营报业就是做生意,因而书中生财之道随处可见,现代管理术语比比皆是。总裁、董事、老板、雇员,求职、解雇,破产、兼并,投资、股票,贷款、透支……现代人谋生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种种问题,书中均有细致的描述。当然书中的社会,是西方社会,但当今全球共为一村,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国的社会生活也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因而书中的描写,我们并不感到隔膜,相反却是似曾相识,有些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构成部分。凡属规律性的东西,是不受疆域的限制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有“饭碗”,首先就得去求职,在现代社会,清高是没有饭

吃的。这本书从多层面上描绘了现代企业的运作,从而为我们现代人的谋生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参照系。

因而,这是一本有用的书。它的一个明显的用处,就是给我们知识。给我们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现代企业管理的知识,简言之,给我们以在现代社会中谋生所应该知道的知识。

当然,这本书的价值又不仅仅在于它给予我们知识。作为文学作品,它着力刻画的自然是人物的命运,那些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场景,均服务于对人物命运的刻画。本书的主要人物,便是相互竞争的两位报业巨子——基思·汤森和理查德·阿姆斯特朗。

这是一部极富现代意识的小说。它所强调的,并不是生与死、爱与恨、战争与和平这些传统的主题。它的主题,抓住了现代生活的本质,那就是竞争。

汤森出身名门,来自报业世家,阿姆斯特朗则出身于寒门,一贫如洗。两人的生活道路有天壤之别,但最后却殊途同归,都成为报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两人的生涯均极富传奇色彩,决非三言两语便可交待清楚。本书信息量极大,几乎每一章都有一个完整的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不一口气读完难以释卷,而且情节紧凑,像现代人的生活一样,保持着快节奏,毫不拖泥带水,读来酣畅淋漓。西方评论家认为,阿彻尔是当今最擅长于讲故事的人之一,读完此书,便可知所言不谬。

媒体讲究新闻自由,然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皆为投桃报李,有所企图,至于为招徕读者,而故弄玄虚,精心炒作,则更是惯常伎俩。读到书中对报社内幕的披露,每每令人忍俊不禁。

现代社会是竞争社会,汤森与阿姆斯特朗均为竞争中的佼佼者。这当中自然有革故鼎新,大刀阔斧,忍辱负重,工于心计,但更有乘人之危、官商勾结、假公济私、徇私舞弊、不择手段、互相利用、尔虞我诈、貌合神离、得志猖狂、冷酷无情,名利场中的众生相,在

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两人都建起了自己庞大的报业帝国,但盛极而衰,阿姆斯特朗最终自杀身亡,而汤森也只不过是刚刚渡过危机。作品在最后留下了伏笔:汤森见有机可乘,刚刚获得的教训便立即抛在脑后。作品在此戛然而止,他最后的归宿,则听凭读者自己去驰骋想像了。

竞争的副产品,便是人性的泯灭。阿姆斯特朗的秘书萨莉,自阿姆斯特朗开创基业时便追随其后,忠心耿耿,立下汗马功劳。没有萨莉,可以说就没有阿姆斯特朗的成就,而且他也寸步难行。但阿姆斯特朗却利令智昏,过河拆桥,明知她在这个年纪已无法再找到工作,还是炒了她的鱿鱼,而且强词夺理,容不得对方申辩,其无情无义,令人寒心。萨莉走投无路,为了换取生活费,便把阿姆斯特朗的一项商业秘密向汤森全盘托出。汤森如获至宝,欲将她收于麾下,被她断然拒绝。她说:

“我已经替一个怪物干了快半辈子,而在和你相处一周后,我不想下半辈子再替另外一个怪物工作了。”

这是全书最为精彩的一笔,也是最为沉痛的一笔。萨莉终于清醒了,她克尽厥职,辛苦了半辈子,并因此而牺牲了家庭(她丈夫因为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而离开了她),原来全是白干。读到这句话,真是叫人欲哭无泪,相信人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失意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得意的人,如果但求心安的话,也应该产生共鸣,更何况得意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谁能担保自己一辈子不失意?

可是,清醒了又怎么样?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求职的人多的是,你白干也得干,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所以说不让你干就不让你干,所以阿姆斯特朗才有恃无恐,才敢这样欺侮萨莉。曾几何时,阿姆斯特朗为了逃生,来到布达佩斯,若不是一位摆报摊的老太太收留他当帮工,他早就饿死了。萨莉同那位老太太一样,也是生活给予他的慷慨的馈赠。谁能想到,他后来竟会这样得意而忘形,全然不知善待生活的馈赠?

这就是“怪物”，所谓“怪物”，就是丧失人性。无情的竞争已经使阿姆斯特朗和汤森异化了，到最后就发展到为竞争而竞争，至于为何而竞争倒居于次。汤森本人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非要和阿姆斯特朗竞争，为什么非要把阿姆斯特朗打败不可。这就是病态，欲望超过正常就是病态。在他们建造各自的报业帝国的几十年历程中，有许多人在竞争中被打败，更有许多人在他们的手中吃尽了苦头——了不起的事业往往是以许多人做出牺牲为代价的。可他们自己呢？阿姆斯特朗竟不知自己有几个孙子孙女，而汤森则是终生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他不止一次自问，这一切是不是值得。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人生在世，自然应该拼搏，拼搏之中也必然有着竞争，而且社会的进步也有赖于竞争。社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获得成就感的机会，使人们得以不虚此生。但拼搏也罢，竞争也罢，其目的只应该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倘若为竞争所累，成为竞争的奴隶，只是为了打败对方而竞争，那么这种竞争，就有损于人的尊严，就不可取，这样的人生，即使显赫，也终是乏味。

其实，不仅汤森与阿姆斯特朗这两位报业巨子涉险于竞争的惊涛骇浪之中，书中的每一个人也都在竞争的漩涡里挣扎。为职位竞争，为升迁竞争，说到底就是为饭碗而竞争，结果你都说不清楚究竟该同情谁，该鞭挞谁。现代人的麻木、冷漠，也就由此产生。现代社会中的竞争，险象环生，但人又欲罢不能。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你不问竞争，竞争也要问你，因而纵使看破世情，却也不得不本能地在人生的竞争场上挣扎。

作者以英国式的刚毅看待竞争场上的芸芸众生，以英国式的幽默描摹他们的种种行径，而且由于书中的描述十分贴近现代生活，因而读此书就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共鸣，而好学深思之士，自能体会到书中的深刻寓意。

作者按：

1789 年 5 月，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召开了一次“三级会议”的全体成员会议。

第一等级由 300 名贵族组成。

第二等级由 300 名教士组成。

第三等级由 600 名平民组成。

若干年过去了，那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埃德蒙·伯克抬头望见下议院的记者席，说道：“那边坐着第四等级，他们比前三个等级加在一起还要重要。”

午夜号外

**传播媒介的巨头们
为拯救他们的帝国
而战斗**

环 球 报

1991 年 11 月 5 日

阿姆斯特朗面临破产

情势对他不利。但在以前,这种情势从未令理查德·阿姆斯特朗发过愁。

“Faites vos jeux, mesdams et messieurs.^① 下赌注吧。”

阿姆斯特朗低头盯着绿色的台面呢。20 分钟前放在他面前的红色筹码尚堆积如山,此刻已减少成孤零零的一叠。那天晚上他已经输掉了 4 万法郎——可是当你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浪费了 10 亿美元之后,4 万法郎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俯下身来,把剩下的所有的钱都押在零上。

“Les jeux sont faits. Rien ne va plus.”^② 赌台管理员说道,同时轻扬手腕,让轮盘转动起来。那个小小的白球围绕着轮盘急速滚动,然后落了下来,在黑色的和红色的小小狭槽里跳进跳出。

阿姆斯特朗凝视着远处,甚至在球最终落下之后也拒不垂下目光。

“Vingt-six.”^③ 赌台管理员宣布道,并且立即开始迅速地捡起零乱散布在除 26 以外的每一个号码上的筹码。

阿姆斯特朗从桌子边走开,甚至都没有朝赌台管理员的方向

① 法语,意为“下赌注吧,女士们和先生们”。

② 法语,意为“赌注已下。无可挽回”。

③ 法语,意为“26”。

瞥上一眼。他缓慢地穿过拥挤的十五子棋戏^①桌和轮盘赌桌，最后来到通向外面现实世界的双开门那儿。一个身穿蓝色长外套的高个子男人替他拉开一扇门，并且冲着这位有名的赌徒微笑着，期望又会像通常那样获得他的100法郎小费。但今天晚上这是不可能了。

阿姆斯特朗用一只手捋了捋浓密的黑发，同时穿过这家卡西诺赌场^②葱翠的露台花园，继续前行经过喷泉。从在伦敦召开的董事会紧急会议到现在，已经过了14个小时了，他开始感到精疲力竭。

尽管他身躯肥硕——阿姆斯特朗有好几年没有求教于磅秤了——但他走在海滨人行道上时却是步履稳健，只是在到达那家他特别喜爱的俯瞰着海湾的餐馆时才停下步来。他知道所有的桌子起码在一个星期以前就被预订一空了，想到自己会带来麻烦，他的脸上当晚头一次露出了微笑。

他推开餐馆的门。一位瘦高个子侍者蓦地转过身来，深鞠一躬，试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惊讶。

“晚上好，阿姆斯特朗先生，”他说道，“再次见到你太令人高兴了。还有人与你共餐吗？”

“没有，亨利。”

侍者领班迅速领着他的这位出乎意料的顾客穿过挤满了人的餐馆，来到小隔间里的一张小桌子旁。阿姆斯特朗刚就座，他就把一份皮革面的大菜单呈了上来。

阿姆斯特朗摇了摇头。“不用费这个心了，亨利，你完全知道我喜欢什么。”

侍者领班的眉头皱了起来。欧洲王族成员、好莱坞明星，甚至

① 十五子棋戏，一种双方各有15枚棋子、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② 卡西诺赌场，指有表演、舞池等的赌场。

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均未曾使他不知所措过，但每当阿姆斯特朗来到餐馆，他便不时地心烦意乱起来。而现在，还要由他来替阿姆斯特朗选择饭菜。想到他这位著名的顾客常用的桌子没有被占用，他又如释重负。倘若阿姆斯特朗迟几分钟到的话，他就得在酒吧间里等着他们匆忙地在房间中央支起一张桌子来了。

亨利把一块餐巾铺在阿姆斯特朗的大腿面上时，上酒侍者已经在倒着一杯他特别喜爱的香槟酒了。阿姆斯特朗凝视着窗外，朝远处望去，但目光并没有专注于那条停泊在海湾北端的大游艇。他的思绪在几百英里以外，与他的妻子儿女们在一起。他们听见这消息时，会做何反应？

一份龙虾浓汤放在了他的面前，其温度让他可以立即开始吃。阿姆斯特朗不喜欢等着让食物凉下来。他宁可被烫着。

令侍者领班吃惊的是，当香槟酒杯第二次被斟满时，他的顾客的目光仍然固定在地平线上。阿姆斯特朗想知道，一旦公司的账目公之于众，他在董事会的同事们——他们大多是有名衔或者有背景的禄虫^①——会多么迅速地开始掩藏行踪，与他保持距离？只有保罗·梅特兰爵士才能挽回他的名声而他很怀疑梅特兰爵士会不会那么做。

阿姆斯特朗拿起面前的中型匙，把它放进碗里，并且开始以迅速的循环动作舀起汤来。

周围桌子上的顾客们不时转过头来，朝他的方向瞥上一眼，并且与他们的同伴密谋般地耳语着。

“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一位当地的银行家告诉他初次带出来的那位年轻姑娘。她看上去留下了恰如其分的印象。通常阿姆斯特朗一想到自己的鼎鼎大名便会陶醉起来，但今天晚上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与他同时进餐的人们。他的心思已移到了一家瑞

^① 禄虫，指为报答政治上的支持或为其他私利而任命的官吏。

士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室，那儿已经做出了扯下最后一层面纱的决定——而这又仅仅是为了区区 5000 万美元。

当阿姆斯特朗用亚麻布餐巾擦嘴唇时，那只空碗被迅速地取走了。侍者领班太清楚了，此人不喜欢在各道菜之间有停顿。

一条鳎目鱼，已经去掉了骨头——须知阿姆斯特朗不能容忍毫无必要的动作——被灵巧地放在了他的面前。鳎目鱼旁边是一碗他特别喜欢的油炸土豆条和一瓶 HP 牌调味汁——那是存在厨房里的唯一一瓶，为需要它的唯一一位顾客准备着。阿姆斯特朗心不在焉地打开瓶盖，把瓶子倒置过来，使劲摇着。一大滴棕色的调味汁落在了鱼的中央。他拿起餐刀，把调味汁均匀地涂在白色的鱼肉上。

那天上午的董事会会议，在保罗爵士辞去董事长职务之后几乎失去了控制。他们一处理完“还有别的什么事”，阿姆斯特朗就迅速离开会议室，乘电梯来到楼顶。他的直升飞机正在那儿等着。

他的驾驶员正倚着栏杆，享用着一支香烟，这时阿姆斯特朗出现了。“去希思罗机场。”他厉声说道，全不考虑空中交通管制是否已解除或者是否有飞机起落的停机空位。驾驶员迅速掐灭烟头，朝直升飞机起落场跑去。当他们在伦敦城上空飞过，阿姆斯特朗开始考虑接下来的几小时内即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除非他能多少奇迹般地把那 5000 万美元搞到手。

15 分钟以后，直升飞机在私人停机坪上降落了，那些付得起使用费用的人们把它称为第五终点。他弯腰踩上地面，缓步朝他的私人喷气式飞机走去。

另外一位驾驶员在舷梯的顶部问候了他，正在等着接受他的命令。

“去尼斯。”阿姆斯特朗说道，然后朝座舱的后部走去。驾驶员消失在驾驶舱里，想当然地认为“迪克上尉”要到他在蒙特卡洛的

游艇上去休息几天。

这架湾流式飞机起飞朝南飞去。在两个小时的飞行期间阿姆斯特朗只打了一个电话，打给日内瓦的雅克·拉克鲁瓦。但不管他怎么恳求，答复都是一样的：“阿姆斯特朗先生，你得在今天停止营业以前偿还那 5000 万美元，否则我将别无选择，只有把这件事交由我们的法律部门处理。”

在飞行过程中他所采取的唯一一个另外的行动，就是把保罗爵士留在会议室桌子上的案卷材料撕碎。然后他消失在厕所中，把这些小纸片丢在抽水马桶里冲走。

当飞机在尼斯的机场徐徐滑行停下时，一辆由私人司机开着的梅塞德斯牌汽车在舷梯旁停了下来。阿姆斯特朗爬进车子后座时，两人并没有相互说话：司机没有必要问他的主人想被带到哪儿去。实际上，在从尼斯到蒙特卡洛的整个旅程中阿姆斯特朗一言未发；毕竟，他的司机不可能借给他 5000 万美元。

当汽车拐进小艇船坞时，阿姆斯特朗那条游艇的船长正立正站着，等着欢迎他上船。尽管阿姆斯特朗并没有预先将他的意图通知任何人，但有人已经事先打电话，通知兰斯洛特爵士号的全体 13 名船员，老板动身上路了。“可天知道是要到哪儿去。”他的秘书最后评论道。

每当阿姆斯特朗拿定主意，认为他该返回机场的时间到了，这时他的秘书就会立即被告知。这是他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雇员希望保住饭碗一个星期以上所能采取的唯一方法。

船长感到忧虑。老板原本接下去的三个星期都不会到船上来，而这期间他本来计划与家里人共度两个星期的假。那天上午从伦敦打来电话时，船长正在当地的修船厂里，监督着对兰斯洛特爵士号进行的小小维修。当时没人知道阿姆斯特朗是要到哪儿去，但船长不愿意冒险。他花了不少的钱，设法把这艘游艇从修船厂里弄了出来，并且在老板踏上法国国土的几分钟之前把它系在